



人的衰小運氣到底可以到多麼極致呢？

先是最不久前的某個麵包事件，是的，在腦海中那個自稱系統的傢伙，一直再亂吵亂鬧的。

『為了讓阿空你可以達成任務，所以呢——本次將會提供麵包，來，去執行我們的愛的機會題任務吧！Let's go！』

好煩。

煩躁透了。

咬住了牙，最後看著腳邊真的出現的吐司麵包，還是一條裝的。

-- 這根本是強迫中獎。

拿起了麵包，當時腦海中浮現的是自己損友偶而看的動畫。

這邊的世界真的是很怪，算了反正等等真的要轉過.....

FUCK.

『轉角遇到倖存者順利談戀愛的任務，雖然失敗了，但是阿空，我們現在還是先，逃、命吧。』

「幹幹幹幹幹！不就幸好我沒吃吐司！」

『嗯嗯嗯，真的幸好呢！啊，對了剛剛的殺人鬼是嘶咬者，速度是普通的類型，你應該可以，逃的過？』

一點都沒屁用的建議，跟我說逃哪比較快！

『他們聽覺比較遲鈍，嗯——現在教堂很近，快進去！裏面應該有告解室可以躲！』

我他媽的就信你這一次。

『好難過！』

真的是很吵。

光是快速的奔跑，直接闖進去所謂的教堂裏頭，看著裡面的狀況。

-- 慘不忍睹。

血液的腥臭味刺激著自己的嗅覺，感到不適於是湧上來的噁心感，視覺所感受到的，是斑駁且詭異的暗紅色，以及似乎剛染上的腥紅色。

那些在地面上的肉塊，光是想像就知道不是什麼豬或牛，那些被當作人類食物所食用的肉類。

而是，人的肉塊。

從狩獵者變成被狩獵者，這就是現在的狀況。

該如何逃亡？摀住了口和鼻，想將自己的呼吸恢復規律狀況。

但是腥臭味根本沒有辦法因此阻止，還是透過空氣讓自己吸入。

必須冷靜，不冷靜的話，會死的人會是自己。

『宿主，有危險。』

突然叫我宿主真不習慣，好，你說牆角那個對吧？

『你一天內就遇上兩隻，真慘啊。』

我也覺得，慘了，他往我這邊來了啊，是不是發現我了？

『先不論是不是發現了！快逃去告解室啊！』

我知道。

回應之後正想要轉身快躲，卻沒注意到地上的屍塊，咚！跌倒了，還真痛。

等等去找看看有沒有布料，擦掉沾染到自己身上的血水算了，傷口還沒有影響到自己行動不便的程度。

『阿空，沒問題吧？』

沒問題。

咬著牙，站起了身，看著往自己逼近的嘶咬者，必須、快躲進去。

再躲進去不久之後，聽到外頭傳來的巨大聲響。

『危機解除了，阿空。』

他離開了？

『嗯，是的。』

好，謝謝告知。

『——你第一次說謝謝！我好感動！』

噢、是喔，好啦。

本來想說要去找看看有沒有布料之類的，可以擦掉沾到皮膚上的血水，但是現在除了椅子，就是那句椅子旁的屍體，意外的惹人注意。

算了，反正自己身上都一堆屍體味了，還差碰屍體嗎？

走過去觀察了下，性別還真的看不出來，算了，當對方是男的死者。

但是，這下面的木板門是怎樣？

『阿空，你想幹嘛？』

搬開屍體，去下面探索看看有沒有其他路線算了，順便躲那些在外面的殺人鬼看看。

『你不怕下去又遇到其他隻嗎？』

那就是上帝真的要我死吧。

邊在腦海回應系統的同時，邊把屍體拖到另一旁，打開了木板門，看著的是往下的階梯。

「走了。」

『真的假的？阿空！等等！』

說完後，打開了一直拿著的手電筒，往下走到確定能蓋上木板門的位置，將它蓋上。

為了確保自己的性命狀況，他不斷的前進。

直到過了好陣子，他走完了最後一階的階梯，進入到的是密閉的小型空間，映入眼簾的是，他不可置信的畫面。

——什麼、狀況。

陳舊的密閉房間，空氣瀰漫著的味道是即使聞在多次，還是讓人不愉快的鐵朽味，那鐵朽味應該是過久的血液所變質而成的味道？

空氣宛如再緊逼著自己，不過不太意外，這密閉的空間，會給人多少氧氣才奇怪？

至少，還沒到缺氧的地步，先繼續在這研究和躲命一陣子吧。

但是現在奪走目光的是那不詳的符號，強烈的佔據著斑駁的牆，讓人感到這空間更加的詭譎。

手電筒的電量可能會消耗很多，先關掉吧。

關閉了手電筒，站在原地好陣子，當眼睛習慣了黑暗，才繼續摸索這邊的狀況。

那中間的矮櫃所放著的是照片，不過小碟子放著的是什麼？

矮櫃為中心所畫出的，那是，魔法陣？

而且以顏色和味道來判別，那素材，會是所謂的血吧。

法陣也寫著跟牆壁一樣的詭異符號，真的是很可怕啊，這邊。

但是至少這空間，不需要逃命吧？

眯起了眼，在確認如何走之後，踮著腳尖，走到了矮櫃的前面，果然，還是不祥的東西。

好幾片碎掉的小骨頭和乾掉的血塊，以及看不出外表的不明物體，擺放在這髒掉的瓷碟上。

……照片上的女人，到底是為什麼被擺在這？

這法陣是為了她所實行的嗎？

如果是，那為什麼，會在這邊？

「一八三，可以回答我問題嗎？」

『當然可以的。』

「你知道這密閉空間的資訊，或是這些符號代表什麼嗎？」

『密閉空間資訊的話，系統權限過低，無法回答。但是，剛剛勉強解讀出一些句子了。』

說吧。

『吾獻上千萬的生靈，呈於汝之使者收取，若此世生靈不足，吾將他世生靈引領至此，二世不足便三世，直到汝滿意足夠。吾將祈求汝，吾心愛之人，得以復甦永生，代價在所不惜。』

……就是這樣？

『是的。』

「幹，真的是他媽的神經病。」

『等等，阿空你超火的！』

「媽的，生靈！將他世生靈引導到這邊？可笑！我們就是這樣子這麼慘啊！只是因為這神經病為了他心愛的人？只是這樣。」

『說不定我解讀錯誤啊！而且說不定他世是指其他世紀等等啊！』

「閉嘴，媽的。」

真的是有夠他媽的自私鬼。

為愛癡狂、為愛瘋癲、為愛死去，為了愛？

在我眼中不過就是神經病作為罷了。

照片中那綠色雙眼，帶著溫柔笑意的女人，就是讓這神經病癡狂的人嗎？

如果真的被我推測正確的話，妳真是害了一堆人啊。

即使害怕可能會被詛咒的狀況，我還是拿起來看看這張照片有沒有什麼，關於妳的資訊吧。

但是一翻到後面，那模糊的字跡，卻讓我知道了這女人的名字，以及對這女人癡狂之人的正常筆跡。

我愛你，艾

薇姐。